

## 路边野史不要捡

任人

虽然这两年清宫戏拍得少了,但网上的热闹半点不少。帝王们早已作古也不要紧,网友们三言两语就能给他们集体换祖宗,再加上一些点缀了现代科技术语的谣言作为论据,又“凑巧”和民间传说一一对应,于是不仅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皇帝也成了“任人抱养的小男孩”。

这场“戏说”皇家秘事的网络风暴,追根溯源不过是一篇关于明朝皇室DNA的毕业论文被网友发现,继而提出新疑问:既然明朝皇室的DNA公布了,那么清朝皇室的DNA有没有公布呢?网友们没有耐心探寻答案,反而你一言我一语,从狸猫换太子到乾隆下江南,添砖加瓦,聊得不亦乐乎。前有网友追古论今、言之凿凿,中有网友“疯狂吃瓜”“详尽解析”,后有网友纷纷热议,表示“完全不懂但大受震撼”。一条舆论传播链清晰明朗,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详细演示了“民间野史的诞生”。

《书剑恩仇录》的读者虽年华渐老,仍然没有忘记乾隆的“身世疑云”;《孝庄秘史》的观众长大了,心里还惦记着“大玉儿劝降洪承畴”的故事桥段;正读、反读、歪读《红楼梦》的读者们反复推演无数次之后,终于在“现实”中看到了可以与“伏笔”对应的“证据”……将野史奇谈视为正史听之信之,固不可取;但请专业历史学者出示证据反驳网友们的娱乐之作,也容易起到反作用,让谣言愈演愈烈,野史愈传愈广。



在网络信息的洪流中,人们对待此类野史谣言的内容不可认真,同时对待其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又不可不认真。建议网络平台设定规则,要求自媒体发布者要在“讲故事”时要声明并标注内容“纯属虚构”,也要在传播过程中向受众进行相关警示,避免缺乏相关知识的人误听误信;而网友在传播、讨论过程中也应避免以讹传讹,此次网络热潮中就有网友声明“这野史也太野了”“我不信我就想看看”,还有网友自发梳理“洪康熙(暗指康熙为洪承畴后代)这个野史到底是怎么来的”等内容以正视听,足见网友的智慧不容小觑,对历史的保护与尊重早已深入人心;对于广大“吃瓜群众”来说,最应警惕的是少数别有用心者从“戏说”野史这宗热闹本身,生拉硬拽到二元对立观点、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等话题上,挑动情绪、煽动对立,利用舆论蛊惑人心。

说到底,网络不过是个闲话家常的地方。常常是说者无心,听者却有意。难怪有网友说,野史八卦看得人心情激荡,可又不敢在帖子下轻易发言,因为“怕卖保健品的人循着网线找过来”。你看!群众眼睛是雪亮的,网友的媒介素养是不容小觑的,路边的野史是早晚要被信息洪流冲蚀消灭的,就大可不必捡在手中、如获至宝了。

(村委会)和十二个生产队的联络工作,令我开心的是,所有的报纸和《红旗》杂志由我从邮电所取,然后分发给各位领导。我把有副刊的报纸全截留了下来。我知道,他们关注新闻,副刊从来不看。他们愿意向我这个小辈表示慷慨的。那个时候,我迷上了剪报。各种报纸副刊的文章,我都剪了下来。散文、小说、诗歌、杂文、小品文、版面、插画……积攒了好多本。

很多作家的文章,我那个时候就读过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工作之后,依然保持着剪报的习惯。二十年前,我的一个朋友很惊讶地问我:“你还保存着剪报呀,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?”我无言以对。我知道,我无论如何回答,他都是不相信,不满意的。

职场生涯都快结束了,出了很多书,但我依然保持着给报纸写稿的习惯。我每出一本书,总是很自豪地说:“这些文章是在报纸上发表过的。”我知道,我这样保守而又传统的作家并不是很多,但我自豪的理由是:有两道编辑把关,有报社、出版社,烂文章是不大容易出炉的。

能是“碧潭飘雪”之类的高端货,多半是茶叶碎。这类茶颇合老茶客口味,滋味足且馥郁,用大搪瓷缸胡乱冲泡一缸子,在院子里喝着,手不释卷的是他爱看的《七侠五义》,眼前,一丛晚饭花开得正妍。

我写文章的时候,手边也必须要有茶,这就好像老烟枪思忖之时,手指间必燃有香烟一样。喝断、碎、末三种茶,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:断茶好似一个短句子,碎茶好似一个个成语或词组,茶叶末好似一地瘫软的笔画一般。

断、碎、末各有其美,好比茶中“维纳斯”。

仪式在永兴岛举行。

中国对南海岛礁开展新一轮的命名工作,新的地名充满了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意蕴。例如“万仞海脊”“玉门海山”源于唐王之涣《凉州词》,体现古典诗词的艺术美感;“月轮海丘”“海雾海丘”取自唐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,展现对自然之美的文化感悟;“天宝海山”“腾蛟海山”源自唐王勃《滕王阁序》,彰显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。

这次命名有以下几个特点:一是扩大了命名范围,除岛礁外,还首次包括了海底地理实体命名。二是新增25个岛礁和55个海底地理实体的标准地名。三是命名原则更加系统化,将历史典故与南海地理特点相结合。通过命名强化了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。

## 星期文库

### 海岛命名史话之七

是从那里搞来的吧。那个时候,我们乡村订阅报纸是有规定的吧?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妇女报》《山西日报》《山西农民报》《运城报》,大大小小,开张也不不一样。糨糊是需要花钱买的,我家穷,只好用面粉自己烧糨糊,我和父亲用报纸把炕上的墙整个贴了一遍。我快活极了,这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。

小时候,年纪小,又做

文学梦、作家梦,所以我只对文学副刊感兴趣。我端着煤油灯,盯着副刊看。贴得低的,趴着看。贴得高的,端着煤油灯站着看。除了文学书籍,更吸引我的是报纸的副刊。后来,我才发现,报纸副刊比文学书籍对我写作帮助更大。

小学出来后,我辍学了。一方面跟着父母种地,另一方面去饭店打工。有两三年,我在村委会做广播员和通信员,负责大队部

茶碎到一定程度,就成了茶叶末。这种茶叶末类似于奶茶店里做抹茶的原料,只不过不那么均匀。我从网上买玉米纤维的过滤袋,把这些茶叶末放三五克进去,滋味也

## 茶叶断碎末之美

李丹崖

颇不差。甚至比网上买的那种袋泡茶还要好许多。

昔年,常见祖父于夏日午后泡一杯茉莉花茶,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他喝的并不是什么好茶,当然更不可

曾母暗沙所在盆地,是油气富集区。

1983年,中国地名委员会授权公布了《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》,这份文件包含了287个经过系统梳理的南海岛屿标准地名。这次命名工作的最大特点是:将渔民口口相传的传统地名与政府公布的正式地名相融合,对1947年命名中的一些不足进行了修正;对其中许多合理成分予以保留。典型例证是保留了“曾母暗沙”的命名,以体现南海诸岛命名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。

2012年6月21日,民政部公告宣布,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,撤销西沙群岛、南沙群岛、中沙群岛办事处,建立地级三沙市,市政府驻西沙永兴岛。从此,隶属海南省的三沙市,成为中国最南端、面积最大、陆地面积最小、人口最少的地级行政区。2012年7月24日上午,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

关、大队(后来是村委会)可以接触到,我是无缘的。能读到报纸,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

有一年春节前夕,父亲拿了一大摞报纸回来。我和父亲的关系,一生都不大好,但那一刻,我仰望和崇拜他了。我们山西晋南有个习惯,每年的春节前夕,得扫屋,整理卫生,贴年画春联什么的。我家穷,住窑洞,厚厚的墙壁是土泥和麦秸涂的,所以凹凸不平,很

## 报纸的故事

安武林

难看。没想到,父亲那一年用胳膊窝卷一堆报纸回来,准备把炕上的墙全部糊一遍。我很兴奋,又很激动。

我、爷爷、奶奶、弟弟,四个人住的炕,得需要很多张报纸,但父亲带回来的报纸绰绰有余。两三千人的村子,能有这样的光彩之举的,极少。童年的我,腼腆、羞涩,不好意思问父亲报纸是从哪里搞到的。但我知道,他和镇工商所、村委书记关系都不错,想必,他就

井还要好一些。这类茶,泡在杯中,不细看,也发现不了是断茶,别人还以为你喝的是纯芽头。

至于碎茶,多半是沉在茶叶盒里的那种碎渣渣。今

## 南海岛礁命名及三沙市设立

谭汝为

年初秋,大雨连绵,不便出去买茶,索性抓一把碎茶来吃。只不过,吃碎茶要有耐心,须等到碎茶在水中慢慢沉下来,再去品饮,否则一定会吃一嘴渣。

南海诸岛名称早就见于历史典籍,至清道光年间正式使用“西沙”地名。1934年,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发文指出:东南尚有无数小岛,星罗棋布,直达菲列宾派来湾岛(今菲律宾巴拉望岛)沿岸。……其尤大者,如西约克岛,岛上有椰子及其他植物,海南渔民亦常来此,建有神庙一、坟三,其为我国领土,亦无疑义。其南有平岛,再南有南山岛,再南有新客岛。其位置为北纬九度四十二分,东经一百十四度二十三分,诸岛地位,均在菲列宾(今菲律宾)国界以外。此等群岛,虽为我国人所居住往来与经营,然迄今尚无综合之名称,鄙意拟用“南沙群岛”之名命名此群岛,或统称曰“南海诸岛”。——胡先生

首次系统论证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,并为南沙群岛命名,为我国应对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提供了重要证据。

在古代称这些岛屿为“九乳螺洲”“千里长沙”“万里石塘”等。在二战期间,南海诸岛一度被日本侵占。抗战胜利后,中国国民政府根据《开罗宣言》和《波茨坦协定》,继收复台湾之后,收复了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。

1983年5月22日,人民海军首次到达我国最远的南部海疆——曾母暗沙巡航。1994年,人民海军在曾母暗沙设立主权碑。曾母暗沙是中国固有领土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,中国在此投放了主权碑。因系水下暗沙,无法驻军,中国军舰和海警执法船不定期巡航。曾母盆地即



## 诗画寻楼

### 枯荷诗意图

吕献峰 绘画

唐云来 题诗

潦水寒塘净,  
池边荷叶枯。  
秋深霜露重,  
不见鸟相呼。

老屋和它门前的那棵大槐树,相互见证从前的烟火人间,鸟鸣依旧啾啾悦耳,斑驳的院墙爬满光阴的掌纹,青砖黛瓦在时光里优雅地老去,而留住割不断的血脉。

时代的春风抚过老屋檐角,递给老屋一根拐杖,老屋重新焕发了精神,被门前缤纷的花从亲昵地簇拥着,褪去几分沧桑,平添了些许淡淡的时尚韵致。

唤来多少寻找记忆的人,不论是谁,驻足在老屋前,不免心潮起伏。那扇半掩的门,轻轻一推,就撞进往事里。人,即使转身离开,影子也会被老屋牵绊,久久萦绕不肯散去。

老屋  
宋老  
仕敏  
屋